

重点严防“污染下乡”

余宗明



今日论语

“重点要严防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昨天，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赵龙解读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的“人居生态保护”时，强调要保护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并为其“划重点”。

近年来，污染从城市流向农村的现象不容小觑。在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后不久,《人民日报》就曾聚焦“污染下乡”乱象——随着环保门槛越来越高，执法越来越严，有些污染企业在城市待不下去了，变着法子“上山下乡”，不少村庄成了新的“生态灾区”。

这并非杞忧：此前城市垃圾

偷倒农村的现象,时有曝光;污染企业进乡村的情况,亦不罕见。新华社早前曾曝出河南等地农村有污染企业利用地下暗管、渗井,打排污“游击战”,结果出现牛畸形、人患癌的恶果;安徽有个镇6年“中毒”5次。2015年3月,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也曾指出,我国工业污染正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城市向农村转移,全国农村遭受环境污染的比例不断上升。

在部分农村地区，环境污染已成为比贫困更堪忧的存在,因为它威胁的是民众健康乃至生命。过去许多农村生活垃圾或许还能就地化解,可现在很多污染物难以降解,何况农村垃圾很难收集、处理率较低,它引起的多重衍生环境效应,会令本就脆弱的

农村生态环境系统雪上加霜。而破坏那些绿水青山,也是在让许多人的乡愁无寄。

绿色中国，不能撂下乡村,也不可容农村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农村生态保护,不仅关乎农民的生活质量,也直接关系到城乡居民的“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这也愈显重点严防“污染下乡”的紧迫性;必须尽早改变农村成为“排污场”的景象,也须改变全国4万个乡镇、近60万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的情况。

事实上，跟很多污染物一样动辄“下乡”的,还有劣质食品、山寨商品等。它们“下乡”,其实是趁虚而入，瞄准的是农村环境监管真空。当下各城市在污染物处理方面的监管体系渐趋完善，可农

村地区却仍少这类规范，也处在监管半径鞭长莫及之处。更重要的是，很多落后地区不只环评价门槛低,环境监管薄弱,还会为了经济发展之需，为污染企业大开方便之门。

因而，重点严防“污染下乡”，也须对症下药。纲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很有必要。除此之外,还得着力完善农村地区环保基础设施,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保,也要削减环保执法的“城乡差距”,在环评准入、环保问责等方面尽量适用“同一把尺子”,可考虑专业人士说的“全面建立农村集镇、村庄、河道、道路‘四位一体’保洁模式”。此外,在城市严格要求污染物妥善处理后,也同步加强对污染物排放体系全程监管。

把药价中的水分挤干净

权威声音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我国药品领域将迎来全链条、全流程重大改革。

在深化医改中,药品改革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几年前,媒体曾曝光一种名为“芦笋片”的药品,出厂价为15.5元,经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生等环节后,最终以213元的价格卖给患者。这是我国药品乱象的一个缩影。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药品企业“多小散乱差”,药品流通环节多,流通秩序混乱,挂靠经营、过票洗钱、商业贿赂屡禁不止,推高了药品价格,侵蚀了医生队伍,诱导了大处方、开贵药。

药品的生产、流通、使用是一个复杂的生态链，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哪一方都不愿意动自己的奶酪。只有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进行全链条、全流程改革,才能挤掉药价里的水分，让药品回归治病功能。

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是推动医药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意见》从药品生产、流通、使用三个环节进行规范，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于提高药品供给质量、规范药品流通和使用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药品生产流通改革必须坚持不懈，打一场持久战。各有关部门齐心协力,精准发力，制定好落实政策措施的时间表、路线图,用中国式办法解决药品改革难题，才会让人民群众用上质量更高、价格合理的药品。(白剑峰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行囊里的爱

春节结束了，回乡过年的游子们又将远行，带着亲人的叮嘱和行囊，继续各自的工作或学习。天下爸妈都一样，行李箱里塞满着爱。

孙绍波 画

生活杂拌儿

小区附近的夜市上，有一位小伙子常年在此卖烤面筋。摊位很简陋,生意却很红火。北方的冬天,夜市上闲逛的人并不多，一些小摊贩嫌生意不好做,一到冬天就歇了摊。卖烤面筋的小伙子丝毫不受影响,他的摊位前每晚都有长长的队。面筋的口味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但口碑出来了,生意挡也挡不住。

初九那天晚上，又买了小伙子几串烤面筋,一边吃一边闲聊,小伙子说他初八晚上就出摊了。年刚过完,工薪族也是刚刚上了一天班,长长的一条街,出摊的寥寥无几。“过年好不容易休息两天,你还舍不得这点儿生意啊?”小伙子咧咧嘴,“别人都还没开张,我早出一天摊,一天能多挣好多钱呢。”

街巷中也有超人

陈方

小伙子口中的“好多钱”,大概也就是三四百的样子吧。以前和他聊过天,我知道他一天的节奏:从早上9点开始进货、准备食材,再到傍晚出摊,一直忙到凌晨1点半左右才收摊,这样的劳动强度,在其他阶层眼中，一天三四百实在算不了什么,充其量感叹一句,“哦,这是辛苦钱!”

我挺喜欢和这些小商贩聊天的，倒不是为了去感受所谓底层人谋生的艰辛,相反,有时候我倒觉得他们身上的故事挺打动人。

正月的夜市有点儿沉寂，卖烤面筋的小伙儿不算忙。烤完了我要的面筋,他说卖面筋卖的时间长了,几天不出摊,心里总是有所惦记,但

惦记的也不全是“钱”。有一次生病他没有出摊，一位女食客给他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出摊，孩子吵着要吃他卖的烤面筋,带孩子出来结果发现他不在,孩子又哭又闹。那位女食客也算是他的老顾客，存着他的电话,忍不住打电话询问他是否家里有事。我开玩笑说,你看你卖面筋都卖出“使命感”来了,几天不出摊,就开始琢磨你的顾客是不是在“想念”你的面筋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几年前读过一篇题叫《超人》的小说,主人公也是小人物,一位中年男子,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生产玩具超人模型。他对超人这个人物产生了很多兴趣，一个人突破了人的

限度而“英雄”一般地生活,成为了超越他生活语境的凝视对象。所以,他就产生了一种勇气，以自己的微薄力量尽力周全身边人的生活,比如一个女工友的孩子想上初中,他就想办法给一个领导的孩子送超人玩具,竟然办成了这件事,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明白,所谓超人,并非是飞天遁地的意思,甚至与财富能力无关，只不过是超越自己的生活层次尽力周全别人。

我知道，生活在小摊贩这个阶层中的人们,不会有意去“概括”他们人生的意义，他们更不会用什么“使命”和“情怀”来升华自己的存在，我们眼中的价值和意义只不过是他们“谋生”的手段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凝视他们身上发生着的朴素故事,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他们就是街巷中的超人。



新民随笔

自强

姜燕

前不久，我们得知了贵州纳雍一个15岁女孩龙佳佳变身“屠妇”的故事。这个女孩是本报“大山童馨”扶助失依儿童公益项目帮助的对象,她4岁时父母死于洪灾,从此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过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8岁便在爷爷杀猪时打下手,12岁时能独立清洗猪肠，洗肠是最脏的活,因为猪粪恶臭难当。现在她每天凌晨3点便起床,帮爷爷把猪按在地上杀好后,还要逮猪、刮猪毛。

她的故事经本报的微信公众号“新民眼”发布后,评论纷纷为她点赞。有网友说“同情她的境遇,也佩服她的坚强”,也有网友说“喜欢看到这样的消息”。我当然了解,网友喜欢的是看到小姑娘的自强自立,这也恰恰是每一个扶贫的人最希望看到的。扶贫的人最不愿意看到扶助的对象一味等待外界给予，恨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是很多原本热心公益的人热情退去的一个原因。龙佳佳这样的孩子，谁都愿意再帮她一把,将她的人生推到另一番境地。

长期以来，许多慈善或公益项目仍然以提供资金或物资帮助为主。可喜的是,近年来很多公益项目在设计时，考虑到受助人可能会产生的依赖心理,有意安排一些激励其自力更生的活动。如“大山童馨”的再生基金，每年发给孩子120元钱,让他们买些小鸡小鸭,利用课余时间来养,既能补贴家用,也能让他们感受到劳动后收获的快乐。再如公益人士邓飞发起的“e农计划”,将城市人拥有的资源嫁接到贫困山区,为当地引入旅游业、销售优质农产品,让贫困地区的农民看到希望与奔头。这样,不需要外界投入太多资金和物资,他们也能自力更生。而且这个项目的口号叫做“让爸爸回家”,通过系统的循环解决因青壮年外出而引起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

据我所知，一些贫困地区的公益组织也正在思考“自我造血”,帮助贫困户种植特色农产品或从事生态养殖,他们解决销路等,形成良性循环后便可以不再依赖外界资助方的善款。当然,这也是国家扶贫计划推进后,当地交通状况大大改善,这种新思路才应运而生。

人在改变，扶贫的思路和方式也在改变，双方都向着积极的一面互动,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们能看到不少新的景象,像龙佳佳那样,让人振奋而欣慰。